

“写活当下，东北文学才能真正焕新”

——专访辽宁籍作家徐坤

本报记者 朱志鹤 文并摄

核心提示 直爽、干练，语速较快，对话中，她时不时“反客为主”，径直拿起话筒现场采访另一位在座嘉宾。

4月19日上午，在沈阳北方图书城“文学与故乡”读书分享会上，久居北京的辽宁籍作家徐坤带着她的新书《神圣婚姻》与读者见面。整个分享会现场，徐坤畅谈自己的作品、辽宁和东北文学，也与现场嘉宾一起探讨AI时代下，文学创作的价值与出路等话题。

此次“文学与故乡”读书分享会由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办，北方图书城承办。分享会前，本报记者对徐坤进行了专访。



4月19日上午，在北方图书城“文学与故乡”读书分享会上，久居北京的辽宁籍作家徐坤(中)带着她的新书《神圣婚姻》与读者见面。

读懂年轻一代的选择

婚姻是什么？在徐坤的长篇小说《神圣婚姻》里，答案清晰而坚定：婚姻是人类文明的契约，是自带神圣性与约束力的人际关系。“走进婚姻，就像入职。你事先承认它所有的条条框框。”面对记者的提问，徐坤首先给出她认为的“神圣婚姻”的样子。她说，婚姻的神圣，不在于浪漫的誓言，而在于沉甸甸的责任——彼此忠诚、相互信任、执手偕老、养育子女、赡养老人，承担家庭与社会的双重义务。一旦选择，就要恪守；一旦违背，必然承受道德与现实的双重代价。

《神圣婚姻》写尽当代婚姻百态。海归青年、城市白领、知识分子、普通市民，在房子、户口、利益、欲望面前，婚姻时而坚固，时而脆弱。徐坤用多段相互交织的婚姻故事，撕开生活的真相：在物质至上的时代，婚姻的神圣性常被冲击、被稀释，但她依然坚定地认为婚姻正名——真正的婚姻，永远神圣。

小说里的女性，大多独立、要强，历经坎坷却决不倒下。她们在婚姻里受伤、挣扎、自愈，即便婚姻破碎，也从未停止自我成长。这正是徐坤想传递的信念：婚姻不是人生的全部，个体向上的力量、自我价值的实现，才是生命的底色。

如今，一些年轻人“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子”，他们的婚恋观与父辈截然不同。是

不再相信婚姻的神圣？还是对婚姻有了新的理解？

面对记者的问题，徐坤坦言，时代变化太快，技术迭代、社会转型、生活压力，都在重塑年轻一代的选择。“00”后在新世纪长大，目睹太多婚姻的纠葛与无奈，不再盲从传统，而是重新思考婚姻的意义。“他们不是排斥神圣，而是更理性、更谨慎。”徐坤说。

针对这种社会现象，徐坤说，放眼未来，婚姻未必是人类亲密关系的唯一形式，但立足当下，婚姻的神圣、家庭的责任，依然是社会的基石。她欣慰地说，年轻读者并未否定婚姻的神圣，更多有生活阅历的人，尤其女性读者，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影子，读懂婚姻的不易，也获得重新出发的力量。

辽宁文学需要新书写

徐坤生于沈阳，是从东北黑土地走出的作家。谈及辽宁与东北文学，她满怀深情，也有清醒的观察。

不论是专访现场还是分享会现场，徐坤一直为辽宁曾是“共和国长子”而骄傲，同时，她也为北京文化领域一直活跃着的众多优秀辽宁人而自豪。

“东北文学有独特的根。过去，我们写工业文明、国企改革、转型阵痛，写铁西的沧桑、工人的沉浮，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标签。”徐坤

当年主编《小说选刊》时，大力扶持“铁西三剑客”，他们的文字带着工业时代的烙印，写尽一代人的成长与失落，成为“东北文艺复兴”的代表。

但时代早已翻页。徐坤说，如今的辽宁、东北，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城市更新、文旅兴旺、民生改善，老百姓的日子安稳富足，幸福指数大幅提升。“过去的怀旧叙事，已经跟不上今天的生活。东北文学，需要新的书写。”

在她看来，东北文学的优势，在于厚重、质朴、有力量，扎根大地，贴近人心。但短板也明显：容易陷入固定套路，重复“苦难、怀旧、失落”的叙事，缺少对当下热气腾腾生活的捕捉。

“我特别期待辽宁本土作家，打破旧框架，写今天的北方。写普通人的日常、城市的新貌、百姓的笑脸，写新时代东北人的坚韧、豁达与幸福。”徐坤说，文学是时代的镜子，不能只回望过去，更要照亮当下。

那么，地域文学如何既守根脉又破局限？徐坤的话点出关键——生活永远是文学的源头。东北的黑土、人情、气质是根，但内容必须与时俱进。只有写活当下，东北文学才能真正焕新。

徐坤认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在文学领域崭露头角，他们不缺技巧、不缺乏学历，缺的是生活阅历。“别待在象牙塔里。要深入

基层，走到老百姓中间，看他们真正的日子。文字才有温度，才有力量。”

真人原创永远不可替代

AI浪潮席卷，写作机器人、自动成文工具层出不穷。有人担忧：作家会被取代吗？文学还有未来吗？

徐坤的态度明确而包容：不要完全排斥AI，我们正处在变革前期，人与AI如何协作，很快会有答案。

她直言，AI能快速整合文字、生成故事，但本质是“复制、拼贴、摘抄”，没有灵魂、没有痛感、没有真实的生命体验。“女人生孩子的痛、离婚的痛、人生起落的煎熬，AI写不出来。每个人的痛都独一无二，机器人不会懂。”

在她眼中，AI是工具，不是对手。它可以淘汰同质化、模板化的“流水写作”，但永远无法替代有温度、有个性、有生命体验的真人原创。

“AI越发达，越需要好的原创。”徐坤说，好文学有两个核心：一是格局大、境界高，关注时代与人性；二是语言独特、艺术鲜明，有个人风格。最难的是，写当下——成为“时代的书记员”，记录沸腾的现实、复杂的人心。

数字阅读兴起，纸质书式微，徐坤也不纠结载体。“纸质书、电子书、听书，不必对立。未来数字阅读是主流，纸质书会变成精品收藏。载体可变，内容为王永远不变。”

她自己早已习惯线上阅读、手机办公。“时代不可逆转。作家要适应变化，但更要守住核心——用真诚的文字，写真实的人生。”

在徐坤看来，守住神圣，扎根大地，面向未来，文字便永远有力量。

人物简介

徐坤 作家，文学博士，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小说选刊》主编。代表作《厨房》《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八月狂想曲》《野草根》《神圣婚姻》，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老舍文学奖等多项殊荣。

大家读道

徐坤说，婚姻的神圣，不在于浪漫的誓言，而在于沉甸甸的责任。她认为，真正的婚姻，永远神圣。她指出，东北文学需要新的书写，要扎根大地，贴近人心。她强调，文学是时代的镜子，要与时俱进，写活当下。

看展 KANZHAN

“我们的校史展就是红色美术史展”

本报记者 杨竞

额头和一只眼被打伤，绷带缠绕在头部，没有受伤的左眼却发出了仇恨的光芒……这幅名为《负伤的头》的版画，创作于1934年，是鲁迅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92年后，在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校史馆)新馆落成之际，它在“鲁艺薪火·艺启新程——鲁迅美术学院教师作品展”上再度亮相，吸引着参观者的目光。

与《负伤的头》同时展出的，还有400余件作品，它们似一颗颗珍珠，从1934年至2026年，串联起鲁美艺术创作发展跨越90多年的历史脉络。

“我们的校史展，就是新中国红色美术史展！”前来参观的鲁美学生陈文豪说。

《我要读书》《嘎达梅林》《抗争》《白求恩》……这些镌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它们的创作者都来自鲁迅美术学院。

进入新时代，画家们同样用画笔，将这片热土上的奋斗与荣光凝练于画布之上。如许勇的《骏马傲风雪》、赵宝平的《嵩山瑞雪图》、赵斌的《葵魂·涅槃》、杨柳的《和谐的篇章·初夏》、张昊的《印记——舐犊情深》等。“这些充满时代印记的作品，能成为观众与社会、与生活、与自然对话的桥梁，是我们所追求的。”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杨柳说。

今年94岁的鲁迅美术学院教授王绪阳，创作的连环画作品《童工》和《我要读书》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曾影响

了一代又一代人。此次展出的《伙伴》创作于2006年，描绘人与物之间温情互动的小景，一位老人肩上扛着一只小猴子，默默地陪伴，让观者心头一暖。

此次展览不仅是鲁美老中青三代画家艺术成就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关于传承与创新的深刻对话。

一件小型雕塑吸引了参观者的目光。这是鲁迅美术学院为中央党校旗帜广场创作的大型组雕《旗帜》的小稿。《旗帜》主创之一、鲁迅美术学院雕塑艺术学院院长洪涛说：“艺术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代代鲁艺人不变的情怀。坚持创新，是鲁美艺术家不变的追求。”

《甲午海战——刘公岛保卫战》全景画

手稿与《锦绣中原》全景画手稿，在展览现场占据较大空间，尤为令人震撼，也是最能彰显鲁美艺术家创新追求的代表。回溯中国全景画的发展历程，鲁美始终是绕不开的坐标。从《攻克锦州》开始，鲁美全景画便开启了中国全景画创作的崭新篇章。《井冈山革命斗争》《赤壁之战》《淮海战役》《莱芜战役》等大型全景画，都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

全景画这一创作难度极高、极其艰辛的艺术形式，何以能在鲁美扎根？学生齐奥胜楠问。

“答案同样深藏于鲁艺与时代同行，不断追求创新的精神血脉之中。”鲁迅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教授付巍这样回答。

文化七日谈 QIRITAN

严肃的进课堂 娱乐的归市场

王海宁

鲁迅博物馆内，鲁迅亲手种植的两株白丁香，最近迎来101岁生日。该馆同步推出的在鲁迅丁香树下读书金属书签和鲁迅旧居流沙冰箱贴，成为游人爱不释手的文创。

这几年，以“鲁迅”为主题的文创，成了很多文艺青年的心头好。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创品牌“人文之宝”推出的“鲁迅系列：大先生的毛背心”，已是现象级产品，“鲁迅毛背心”一度全网曝光量突破2亿次并登上热搜第一。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不仅鲁迅故居等人文景点，各大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推出的“鲁迅”系列文创，线上线下都很火爆。比如鲁迅先生按着“不干了”牌子的摆件手办，被不少人视作心声代言；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推出的以鲁迅名言为主题的日常小物——“写不出不硬写”的钥匙扣、徽章(语出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印着“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语出《病后杂谈》)的零钱包，都成了热门。

因为入选了语文课本，鲁迅的多个作品常常被要求背诵默写，又别有深意，是不少中学生“谈之色变”的作家。“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的说法广为流传。但“迅哥儿”的周边，让语文书里的“大魔王”，成了文创店里的“语文锦鲤”、叛逆教主、幽默大师。同一个鲁迅，让大家“又怕又爱”。

正如评论所言：“严肃的进课堂，娱乐的归市场。”课堂上的鲁迅，是冷峻深刻的思想家与文学巨匠；而市场上的鲁迅，则化身幽默、叛逆、治愈的文化符号，以文创的形式融入日常。

鲁迅和他的作品，本身是一种精神资源。经典可以被多元解读，不同的人都可以从中获得启示与滋养。鲁迅一生关心青年，他横眉冷对千夫指，对于文坛后辈却总是扶持鼓励。当年许多文坛新人，都得到过他慷慨的帮助。鲁迅对迷茫青年的期许，穿越到今天依旧有温度。国家图书馆出品的“摆脱冷气”空调毯，摘自“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语出《热风·四十一》)。这句话击中了今天职场中苦于内耗的年轻人。印着“说做，就做”的钥匙扣，则是许多拖延症患者的小法宝，常常挂在包上，提醒自己行动起来。

鲁迅嬉笑怒骂皆文章，文风犀利辛辣，但现实里的鲁迅幽默亲和，甚至很任性，这种反差让人意外惊喜。鲁迅日常流露的松弛感，更是今天备受推崇的生活态度。文化符号的认同恰是情绪消费的底层逻辑。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的鲁迅小抱枕，印着他在广州酷暑天日睡醒那句出名的话：“晴，热极，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觉。”看到这，谁人不羡慕、不共鸣、不想拥有？还有那句对萧红说的“写不出不硬写”，简直是码字人的治愈良言。文豪鲁迅都不逼自己硬写，我们何必逼自己“老己”？不内耗，尊重自己的需求，顺应创作的规律，有自己的节奏——这就是人人都想拥有的“迅哥儿的样子”。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具有恒久的现实意义。为鲁迅的文创买单，其实是人们借用鲁迅的创新表达。“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深沉发问，出自鲁迅最重要的作品《狂人日记》。对于不公、压迫与陋习，这既是提问，更是控诉。印着鲁迅这句沉重问句的小钥匙扣，在提醒自己与他人：拒绝在麻木中默认，不在沉默中妥协，不断质疑，持续审视，这个世界才有可能变得更好。

曾经为鲁迅头疼的中学生，成人后重遇鲁迅，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那些当年不能理解的曲笔，有时却成了自己的人生映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要向着新的生活，跨出新的第一步”——这些话依旧富有直击人心的力量。他的愤怒与鞭挞，时时警醒我们；他的远见与智慧，常常启发我们；他的宽厚与豁达，往往温暖我们。长大后，我们没有成为鲁迅，却成了鲁迅的知音。

辽望观天下 非常“6+1”

增强党报观点供给 打造主流媒体独树一帜评论品牌

5.1 敬请期待

聊政事儿 山海经 五里河谈天 画里有话 热评 文化七日谈